

因為事實上在中國，他們的公民社會當中，當然不一樣的人對於中國到底公民社會形成了沒有，這件事情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但是從零八憲章以後，就是劉曉波，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和平獎的得主，在零八憲章以後，中國一群，都一直有一群所謂的維權人士或者是維權的律師，那他們在從事各式各樣維權的運動。當然他們可能一開始在目標上面是比較local的議題，譬如說在地方上面出現了什麼貪官汙吏，而那些貪官汙吏在做的事情是嚴重地傷害當地的居民，他們可能飲用水的健康或者是食品的健康，那這些當然都有政治力在後面覆蓋的一些藏汙納垢的現象。那當他們集結起來對於受害的民眾，幫他們，按照他們所可以伸張正義的方式，因為事實上中國的法治在過去這幾年當中，他們正在開始慢慢出來，那當然離我們自己希望可以達到的所謂司法獨立，還有一個很遙遠的距離。

但是無論如何是，當他們的法治開始發展的時候，法律變成了他們的維權人士，而那些維權人士其中有很大的比例都是他們當地的律師或者是學者，成為一個很有可能善用的武器，可以去發揮一些效果，再加上網際網路的發達，雖然他們在網路的控制上面，對於境外的一些消息，譬如說臺灣的一些網站，是全面的封鎖。那但是對於中國內部的訊息，特別是跟維權有關係的訊息，事實上在網路上面散播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那也導致了說他們過去這幾年維權運動，老實講是滿興盛。

中國的這一些知識份子跟律師，他們在中國進行維權運動，我是敬佩的不得了，那為什麼敬佩的不得了？因為他們所承擔的風險跟可能會面臨的後果跟我們比起來，是大一百倍以上，我們現在在臺灣做這些事情，當然有人說接下來會司法追殺如何如何如何，但是某個程度上是，臺灣的司法雖然還不夠，就它還沒有獨立到我們理想的境界，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我自己的感受，因為是有很多的朋友也有一些學生，在目前不管是當法官還是當檢察官，其實跟20年以前臺灣的司法，我必須要講已經有長足的進步，雖然我們覺得還不夠，還是有政治力伸到司法系統，特別是在檢察官系統的情況發生。

那但是這些基層的檢察官跟法官，老實講是，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所接受的想法、他們所在社會上面往來的，所謂的社會連結，其實是有很多跟我們價值非常相近的朋友，譬如說啦，太陽花學運你能夠想像其實每天晚上都有法官跟檢察官去參加嗎？他們人是真的到現場，不是在網路上看，按讚(全場笑)，他們是真的到現場去支持。

那因此你說接下來面對的司法風險什麼，我覺得那個都是運動者他本來，決定採取這個行動的時候，自己要有心理準備，那儘管法務部部長羅瑩雪女士他不斷地在媒體上面放話，但是...我大概只能講說接下來的發展也不是羅瑩雪一個人講了就算了，會參與的人、會參與的法官、會參與的律師可能都很多。

但是我真的要講，回到剛剛您所講的問題是說，跟中國他們現在所面臨的狀況比起來的話，那些維權人士他們的勇氣跟我們比起來，高太多了，因為那個是非常現實的是，他不需要令狀就可以逮捕、可以羈押，那人有的時候還會莫名其妙的失蹤，那對於中國那樣子的一些運動，你如果說從核心價值的角度上面來看，我覺得或許他們現在在談論的民主跟我們在談論的民主不是概念完全相同的東西，但是在基本上面的方向上，希望整個中國社會在政治權力的分布上面，能夠更分散，那能夠讓更多的人意見融入在那個過程當中，希望民主、自由、法治的基本走向，是往我們核心價值這邊去靠攏。

那因此碰到中國維權人士的朋友，我比較不會去跟他們談論統獨的問題，那不是說對自己沒有信心，而是我們自己本來就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花時間跟他吵這個幹嘛。那當然裡面有很多維權人士他們可能在統獨的立場上，認為有一天等到他們自由民主了以後，他們還是要來統一臺灣，那現在先去針對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嘛，就是從整個大的方向上面，當然支持也鼓勵他們往那個方向上面去邁進。

那我想最後一點，要同時講的就是講說，那個時候在跟旺旺中時集團的蔡衍明對幹的時候，就是在反旺中的運動對戰的時候，有一個素昧平生，根本不認識他，完全沒有見過面的長輩，他伸出了一隻手來支持，那那位長輩就是余英時院士，他從美國寄信來，支持這個運動，那因為他在，不僅僅是在臺灣，也不僅僅是在中國，是在全世界學術上面的份量，他支持這個運動，這件事情本身對於整個運動的推進力，事實上幫助非常非常大。

到美國去做研究的那段時間當中，我去看了余院士好幾次，那有一次去的時候，我是跟他要一封信，我跟他要那封信是因為臺灣這邊的學生正在反對壹傳媒的併購案，他們在行政院前面抗議，搭了棚子，那我想請余院士寫一封信去鼓勵他們、支持他們，那余老師其實是一個很爽快的人，因為他知道我們這些人做事情不會亂來，所以有那個信任感，我一跟他開口，他馬上答應，那只不過他答應

完了以後，他就跟我講了一件事情。

他就跟我說：你們在臺灣的知識份子不能夠太自私，我愣了一下，他說：當你們面對了一些困難跟挑戰的時候，你們希望其他國家的人可以伸出援手來支持你們，那但是當別人遇到相同事情的時候，你們有沒有伸出你們的援手去支持別人？他在講的不是那種哪裡發生災難，然後大家捐錢，人道救援這樣的事情，在這個層面上我覺得臺灣人的熱情跟臺灣人的溫暖做得都非常非常好，他在講的其實是在講另外一個層次的事情，也就是說，當香港的社會他們在對抗北京政府政治那隻手的入侵，或者是說當中國的公民社會的一些維權人士，他們為了要去爭取一些我們也認同的基本價值的時候，而遭受到的迫害，甚至比迫害更嚴重的事情，像前一陣子，香港《明報》總編輯竟然被從中國來的黑道刺殺這樣的事情，那在臺灣這邊的反應，我們的反應是什麼？是不是有像我們希望從別人那邊得到支持一樣去支持別人？

那因此對於你剛剛所講的，有關於中國有在開始慢慢進行的維權運動，其實他們已經進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那跟臺灣這邊的NGO事實上也都有保持一定程度的連繫，有的時候未必是在臺灣碰面，我們會在其他國家的場合，就剛好他們也可以出來開會等等的場合會碰面，那會私下交換意見。那太陽花學運完了以後，我所得到的訊息是說，這樣子的運動，當然某個程度上在他們官方媒體的鋪陳下面，有一些人會覺得說臺灣的太陽花運動變成一種反中的運動，那只不過說對於這樣子描述的正确性，我不是很支持。

但是，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是，這次的運動它所爆發出來的能量跟它所散佈的訊息，其實對很多在中國進行維權人士的朋友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對香港也起了相當大的鼓舞作用，有一個香港的朋友就跟我講說，因為香港他們為了要去爭取他們的所謂的特首可以普選的事情，準備要佔中環，結果後來臺灣的那個佔領立法院的行動變成一個很大的新聞了以後，他們的運動人士開始講說：對啊，那我們佔中環幹嘛，我們……

(影片結束)